清廉
儉約
忠義
公正

後自警編

樂

目録

後自警編卷之三

清廉

世宗十五年崔潤德征李滿住時崔致雲爲從事還陞叅議俄還左承旨時有野人奉朝命來侵之謀國議無如之何公曰莫如奏聞 上曰甚可方議遣使未定 上曰無踰於卿卿以致雲爲工曹叅議翌日發遣急行旣朝京蒙 帝允可受勑而還論功賜田五百結奴婢三十口公固辭奴婢至七上箋令大臣議諸人皆謂三十口奴婢不足賞崔之勞宜強與之獨許稠曰此人非矯情辭賞乃其中心不願宜從其辭以成後日之名遂如許議還收奴婢公到家欣然謂夫人曰今

日得請矣夫人曰辭上之賜無福哉 瑣錄

金斯文命中登 世宗朝文科官至通政居官廉潔嘗為豊德郡守其遞還也家撤衙內鋪席而來他日設諸堂中公見而始知之怒責之即束之將還之適隣友見而止之曰還送無乃太露乎君既不欲留之寧遺我公笑而與之 松窩雜記

趙中梧居倅陜川暑月鱸魚山積雖腐爛不許家小得嘗人皆服其廉或曰與其腐爛棄之於地寧使家小得嘗況不以此傷廉乎趙家至貧其為禮曹正郎避于債桂玉不繼同僚有以白粉三斛問之者不受後於公座誇之人或有譏其詐者然平居關節不到後退老村莊室如懸磬無絲毫干請於人

眞廉謹篤愼君子也 筆苑雜記

李貞靖公退性峭直爲吏曹參議每銓注多駁長官所爲曰與之不愜一日外官有贈鮮魚美肉者不受聞長官已受其日謁長官饋以美肉貞靖擧箸曰此所謂鶃鶃之肉乎長官深銜之 上同

李相國克培賢德淸望重於一時其弟克墩亦在宰列頗以貪婪取譏一日克墩謂曰某日弟之初度也家人將設小酌望須蹔枉公許諾及是日公自政府直向弟家入外門見廡下有熟麻新索延掛於短墻之上公却立而問曰此索出於何處而從誰得之乎克墩不能隱直告曰司僕寺官員有相知

者使用於洗踏而送來矣公怒曰司僕寺之索係司僕寺之
馬何爲掛於汝之庭乎遂乘軒不顧而去其爲家法之嚴可
畏而祖宗廟宰相如此生民安得不富庶倉庫安得不豊
盈乎 松窩雜記

先曾祖提學公事母色養事君守正待朋友盡誠嘗以忠義衛
入直夕食具之素識禁內餐人具飧以進公不受族兄南景
佑代食且以誇公公曰大兄休矣渴不飲盜泉之水其守正
類如此 秋江冷話

許忠貞公琮久採權柄而門無私謁清約如寒素之家卒之日
家無餘財僅辨喪具親戚故舊來見者无服公之清德以爲

不及公之舊苐茅茨湫隘無旋馬之地或言太隘曰在公則
安而妻子可憐可治苐以遺後也公曰吾非不知素性踈懶
固未能也一日棟折夫人積木於棟以繩縛之戒子孫勿言
以試公々經數月終不知也夫人以語公因謂曰吾夫妻今
食厚祿不至貧乏亦已足矣然他日子孫何以自振乎公笑
曰吾身且敢恤況爲子孫經營乎其不屑意於家事類如此

行狀

林領相元翼以勳臣爲宰相幾二十年而苐宅不易於舊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常以節儉戒其子孫己丑正月初八日
夕召子安性於燈下謂之曰今日乃汝生日也可稱觴壽因

口號一絶句曰今夜燈前酒一巡汝年三十六青春吾家寶物惟淸白好把相傳無限人公之詩公之心也 碑銘

李平靖約東嘗爲濟州牧使及歸也只持一鞭旣而曰此亦島物掛之官樓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掛處以寓慕焉渡海時舟到洋中忽傾回幾危公凝然曰吾行無一私豈幕中人欺况致令神明諭我耶初本州將士輩以公曾還儒將爲貴一甲待公披甲之日而恐公知之則必却潛付陪行褊裨俾於越海後詮告矣至是皆以爲江神亦不欲説公來孫有此異事遂告以寔公命投之乃波定舟行至今名其所曰投甲渕史錄淸白 輿地勝覽

姜草堂景叙性本廉直又寡言笑不妄交遊不事家人産業衣垢屋漏晏如也惟講論不倦老而益篤嘗有一駈卒遺公兒子以鷄卵數顆夫人却之曰豈可以兒故累良人清德乎非獨夫人之賢出於等夷先生氷蘗之操刑于一家如此 東儒師友錄

李玄山啓其少時鍾愛於母夫人夫人日給金銀宝器公受而藏之篋必記某年某月某日受其物夫人卒盡籍宝物歸諸兄中分之 秋江冷話

嘉靖壬辰 中廟教政院曰廷臣有淸節素著至老不變為衆信服者啓之以叅賛趙元紀對命超階崇政元紀居官廉潔官踰丘直及堂封之餘必先周婦妹以及門黨之孤寡自奉

甚薄晏如也其陞嘉善資憲亦皆以清白褒之也同時宋判府欽以清素恬退與元紀齊名累階一品 東閣雜記

容齋李公荇不事生產初寓沔川也伯兄節度公聞窘之與之穀二百斛公曰我若飢不待兄之見許而取食終不取一斛 行狀

鄭校理鵬善山人也以清節自牧門絶苞苴之物時柳子光以敵愾佐理功封為武靈君饕貪自恣氣焰傾朝公以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安之禮俾子往必以熟索牢結其臂着署而送返則解之欲其覺痛急往來不使遲留於彼家矣公之入直擧家絶食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家子光欣然謂曰親戚之

義在於相恤而校理過於剛愎吾豈恝然乎即納米於[illegible]盛
瞥於缸令丘史載之騾子而送之公出直見其玉粒之飯問
其所得之處夫人直告之公推案笑而起曰入直之朝買泡
滓作粥饋我我知其乏窘而不爲措置是我之失矣非家人
之過也遂發書於耐久准其所用并與本米而還之其固窮
不變如此 松窩雜記

洪文僖公彥弼嘗有疾夫人買田一區伺病間乃告公怒甚答
老婢曰吾家祿足以養十口而猶事營置爾等謂我不復起
耶 碑銘

趙判書士秀登文科一等初受內資直長時和歲豐各司之貢

用庫藏之物任意多少不復顧忌公之直宿之夜二三交生步月而至求嘗香醞酒味公與之坐談良久蒼頭自本家載宋酒肥肉而來醇醲歡洽而罷公之平生廉潔不苟之節凛然於薇軻之初吁可尚也 松窩雜記

洪顧菴舜福天資耿介志節清苦妻祖金孟穰嘗為邑宰公偶過焉金曰君元來窮乏何無一物之求耶公曰官家之物公不當與我不當受金曰言則是矣然必贐行何妨於義乎公曰無已則蜂蜜五合狗皮半令足矣金即笑而副之及其歸家還之曰皮以鞍具慮有破絕之患蜜以長途慮有病暍救治之患今幸免此二患而留之於義不可故還送雖一事之

微亦可見其操矣 東儒師友錄

楊蓬萊士彥始莅四十年典名邑者八不私一錢不全一馬不爲妻子毫髮計常曰吾四知金後不可忝吾祖 墓碑

退溪先生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其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不敢分毫蹉過人有所遺非其義終不取其僑居漢城也隣家有栗樹數枝過墻子熟落于庭先生恐兒童取食拾而投之墻外其介潔不可尚也 東儒師友錄

退溪先生嚴於辭受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予雖非不義之物辭其多而受其小嘗有獻山梨二首留一而還一其他類是若州縣官以交際之禮來饋亦不爲苟辭 上同

李判書希儉以　尊彌使如京師雖書籍亦不購買暨歸行橐蕭然括所餘盡與其下隨身者衣衾而已 碑銘

金南窓玄成屢典州府洗手奉職廉拜著世性疎雅不閑吏事不事鞭扑淡然鈴齋終日吟哦好事者為之語曰南窓愛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無犯官庫狼藉一時傳笑操守甚正嚴后廷請一不進參以此閑廢累年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娛余嘗受業其捐館也經紀初喪數間草屋只書冊一箱朝衣數件而已其清修苦節無愧古人位不滿德惜哉 竹窓閑話

柳成龍為北人所駁以韓侂冑史彌遠比之　啓辭至曰當懸之藁街且曰田園遍一國柳相語人曰世人雖憎嫉李潑猶

不敢以貪鄙加之我不如李滋可知也 松江日記

朴思菴淳出入相府十五年唯謹守世業田未增一畝州郡問遺非親旧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居而已 名臣錄

栗谷先生在林泉日中不食子弟問其故答曰粮絶欲日中一食俄崔岦以載寧倅送米豆先生不受子弟問曰粮絶却米有道乎先生答曰國法贓罪甚嚴與受者同律我朝守令非國穀無他物大抵守令之贈遺皆不可受也崔立之少時友也若以自家私物周急則豈有不受之理乎 遺事

栗谷先生曰凡辭受取予之際必精思義與不義〻則取之不義則不取不可毫髮放過若朋友則有通財之義所遺皆當

受但我非之而遺以米布則不可受也其他相識者喪只受
其有名之饋而無名則不可受也所謂有名者賻喪贐行助
婚禮周飢乏之類是也若是大段惡人心所鄙惡者則其饋
雖有名受之心必不安心不安則不可抑而受之也孟子曰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是行義之法也 擊蒙要訣

牛溪先生居家痛抑浮華家無長物至於糴官貸私賑濟困絕
而辭受之節不敢毫髮放過州縣饋餉瑣細土物之外雖斗
米之微亦不敢受布衣草冠以終其身妻孥不免飢寒克勤
小物未嘗放過 東儒師友錄

牛溪先生答宋大立書曰辭受之節當論在己合義處不當言

拂人情而難處也尊者有賜賤者不敢辭禮也然今日使此
設不待城主來訪有禮物將之近於古者贄幣之義則受之
可也然亦有非時無名之饋則時物則可以受之米麵布帛
則國有明禁妄敢受之乎至如往來稱念成風與者旣不出
誠本州送物又甚不樂則非禮非誠似無拜受之義也渾居
鄉村亦有稱念饋遺初以本州殘弊一切辭之至如城主自
貴如歲時或助祭有名之饋則不敢辭焉至乙亥年國家蕆
按贓汙曰得聞律令之詳米一斗以上與者受者皆杖罪則
凡于州縣米布皆不敢受矣 本集
遑云協餙躬貞白雅好清素累典雄藩 故主壁妻子未免稱

貸嘗曰自先世〻彌清儉此乃傳家之宝食貧幸小安何敢經營爲家風子惟以書籍琴棋自娛 碑銘

元忠壯公豪在端川侍妾買銀指環公驚曰此産銀之地吾在此寧使家有此物耶遂杖其銀納之奴奪其環而去之其清白如此 名臣錄

權晦谷春蘭自大同歸不以西州一絲自近並却道路費其去義城中道親閱行李見有紫草一囊責謂家人顧此雖微亦係官中物豈容溷吾橐立反之 東儒師友錄

鄭秀伯豈素親公戊午按節關東過公宿見公飯粟吾嘗有列邑供紙〻價數倍於市君若以數束紙送我當推移塡簿收

送價米使公得稻飯喫也公曰此所防納者耶鄭曰貢物乃有防納耳此營門紙價也士大夫家皆請受恐君無嫌也公正色曰輕納紙而重受米非防納而何故人久別相見可喜奈何以此事相勸鄭大慚語人曰士大夫之不防納者鮮矣斯人並其近似者而不肯其賢於人遠矣 踈菴言行錄

李

二相直彥壬辰爲獻納湖南宰有餉夏扇者公具陳自劾同列或以過公曰此何時也舉朝爲之慄然敬憚拜掌令赴遼東請餉時盛寒露宿譯者進羊裘公却之曰君父越在草莽臣子何心敢暖癸丑之後廢郊居人或閔其貧而致饋輒却之光海營建宮闕士大夫家令家僮應役取直獨不肯曰終

不能諫止忍助成其役乎不令瘦從被服如寒士一馬病斃出輒借諸儕人有餉以良馬卽還之 名臣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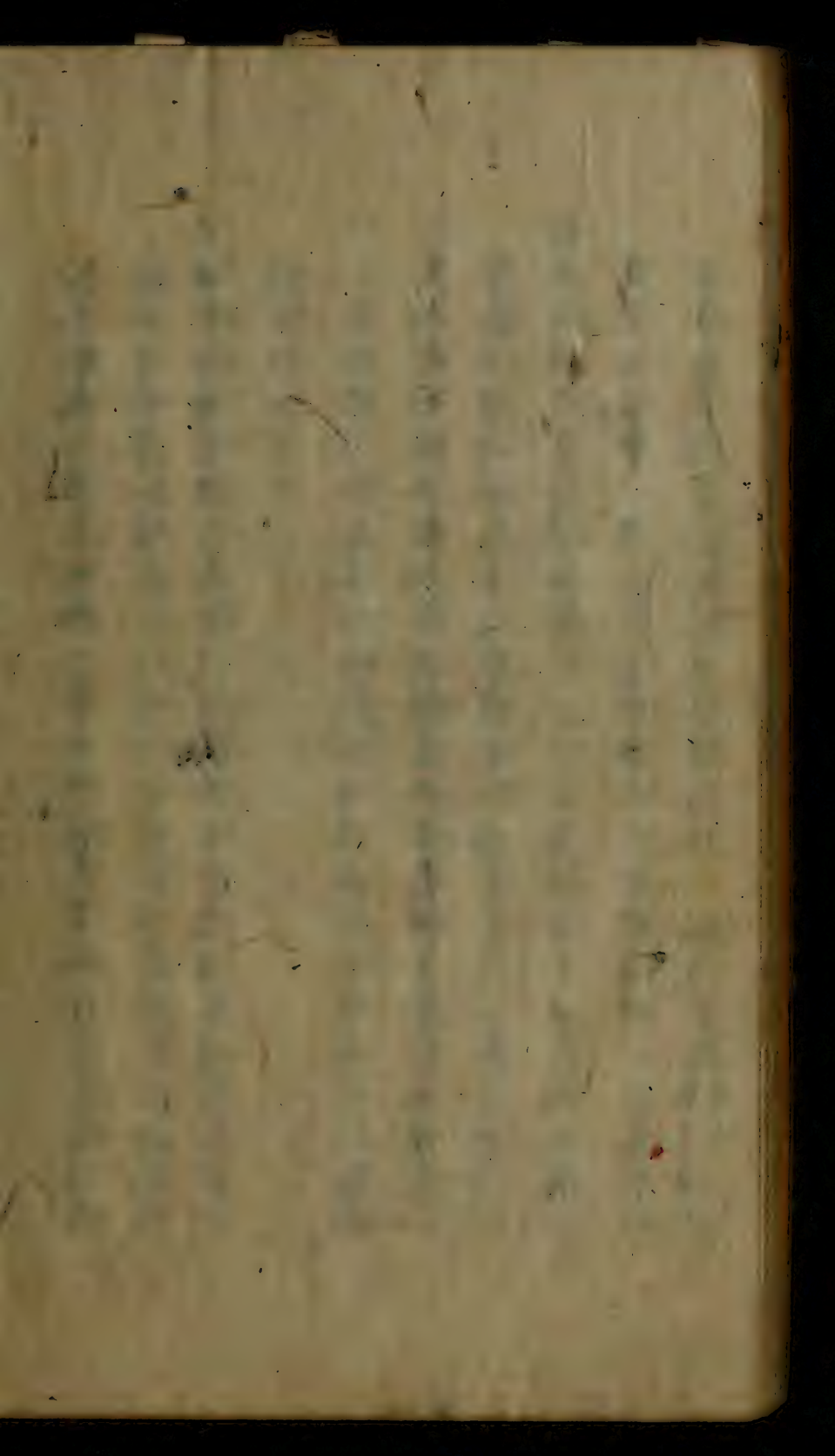
淸陰先生平生淸儉自持公服之外不以文綺近体雖細衣稍華則不服盥濯陶瓦不用世俗銅鍮之器尤嚴辭受之節一介不苟取親故州縣之饋有名則受之然或種多則受其一而還其餘或所饋雖小而其人可惡則不受在安東時柳琳送紙束使子弟作書却之 言行錄

張谿谷維家貧甑石屢罄而不問有無衣不華靡食不兼味謹於辭受雖微物義然後受有一濟州判官以連姻之義牽送駿駒而謝不受同勳武宰嘗爲南帥遺以一騣笠而辭焉雖

列邑餽歲之禮其人無一日之雅則不受疏封之後所賜臧獲土田絶意尋討若未始受賜然國婚之家例多從俗張大之而公獨掃除侈習務在儉約環堵蕭然人不知其爲國婚之家也 諡狀

竦菴主判尹宗杞其先世臧獲土田頗饒有所嫡不取孤貧栖屑人所不堪而處之泰然嫁遣二妹粟粒不資於人有畧干市廛奴婢並除其役使專供祭物奴等亦爲之盡力 竦菴集

爲兵使尚中方主湖西鎭其遊於營中者語人曰滿朝名宰不有請托之事者只四家淸陰金相公浦渚趙相公延陽李判書時白趙判書絅也淸白自操之人亦寡矣乎哉 趙克善三官記

儉約

柳文貞公觀公廉方正雖位極人臣茅屋一間布衣芒鞋淡如也公退之暇敎誨不倦摳衣者坌集有來問謁領之而已不問姓名公之第在興仁門外時開史局于金輪寺寺在城內公領脩史嘗以軟帽杖屨而行不煩輿馬或携童冠嘯咏往還人服其雅量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者必有備公笑之 筆苑雜記

夏亭柳政丞觀以清儉自守數間茅屋處之怡如位極人臣而行莊似匹夫人有來謁者則冬月亦足曳草鞋而出見之有時持鉏巡菜圃不以爲勞每時享則召諸生飮福以盎豆一

小盤相傳以為佐酒仍以尾盆濁醪先飲一甌以次傳與床上一再過 太宗知公清貧如此命繕工監夜半設把子於公第不令公知之 慵齋叢話

柳夏亭仕至輔相三十年四方無田庄公所居衡門蕭薙花木數叢而已及為議政人或以築墻作門勸之者公曰今乃為相遽改前日之門可乎布衣蓬茅不為荒涼圭組軒冕不為榮耀蓋與宋之司馬温公元之許文正公異世而同符者歟

尹文度公淮性儉素常衣弊衣一日在政院醉睡同坐者戲汚公衣及醒戲曰君豈貧者也公曰天性也亦不以介意太宗聞之笑曰質學真人也 行狀

潘城君朴公雖出入中外位極人臣然素儉約敦睦俸祿皆分濟親黨故家甚貧一日 太宗來訪立門前稍久公始迎拜 太宗恠問其故對曰臣適炊粟為食既而入口數嚥而不下以此不免少遲死罪死罪 太宗嗟嘆仍賜青門外鼓岩田若干畝至今子孫守云 記聞

孟文貞公思誠為 世宗朝政丞清潔簡古不事生産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家以新米飯進之公問曰何處得新米夫人答曰祿米甚陳久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公愍曰既受祿當食其祿何事於借 奇遵戊寅記聞

孟文貞公家甚狹少兵曹判書以稟事進去適值驟雨處處漏

下衣冠盡湿判書還家而歎曰相公之家如是我何以外行廊爲哉遂撤方搆之廊 名臣錄

俞公好仁在玉堂 成廟恩顧特優學士無比每月夜從宦者數人遊慶會樓池中小舟堇受五六人獨命好仁從之有若唐玄宗之待謫仙也好仁以狹理豹直 上從小宦侍一人夜臨直宿之房好仁驚起 上命只着紗帽而坐從容論談 上見其細衾露破絮黃染色退 上曰爾歷官清要儉素如此可尚也即命宦者持御被來因以覆之而去 青坡劇談

彛尊錄云先公凡衣服鞍具不貴鮮麗只要儉素堅緻而已爲縣時輿絡及韉繫俱絶典吏得皮紐以續之先公怒鞭之代

以麻繩

李樗軒石亨清慎節儉不治生產位極人臣而斗屋蕭然有屢空之歎構茅亭數椽于園中名之曰戒溢平居飭躬訓子弟皆以是 末孫大拜位望固已顯隆矣而人猶以不盡用爲恨 名臣錄

許忠貞公琮早貴隆赫清貧如寒畯所居湫陋人所難堪而處之泰然嘗曰富貴在天何用力求妄希非分適足爲害 名臣錄

西平君文靖公韓繼禧柳巷先生文敬公脩之孫政丞文簡公尚敬之子西原府院君繼美之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之再從兄也累代勲德富貴赫然而公獨氷蘗自守祿俸所入亦

必欲賑宗族之孤寡者以此家道凉薄朝夕菜糲老而愈礪
西原関之時〻周急亦皆辭而不受一日設門會於上黨旁
一座咸曰西平年記已高自奉猶儉服御之隷觀瞻極未安
盍思所以處之上黨曰此吾之責也遂呼兒取紙筆來成一
卷列書諸親在堂之名上敘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承之
失末言微物不足補情之意遂以興仁門外鼓岩下稻田種
十石者獻之公牢讓不受上黨以下且起且拜齊聲共贊勢
不中止然後始受之然其蹜踖不安之色可掬也老少咸起
舞扶醉夜還可謂一门忠孝之盛矣先大夫外祖母即西平
之孫吾宗家鼓岩田亦分於此者云

寄齋雜記

孫文貞公舜孝位高而操心猶約每對客設酌只用黑豆若菜松芽爲蔬專忌繁華之事嘗戒子弟曰吾家起於草萊無傳家旧物惟以清白傳之足矣嘗臥以手指脅曰此間無些子汚物 名臣錄

朴迂拙漢柱清介絶俗一毫未嘗以非禮取於人居不營室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家無甑石之儲而處之裕如嘗訪友人家立於門外其傔告其主曰門外有客問其儀皃其傔曰身長布衣状如琴橐蓋譏其儉素也其主曰必朴某也倒屣趍出迎入其家人驚愕云

容齋李公荇食不重肉衣纔蔽体仕宦三十年不問有無室廬

如寒素家子女滿堂僅得衣食而已或勸置田庄公曰食祿
之家務占田園無祿者何以聊生吾祿足以代耕置田庄爲
子孫計不亦學乎子等服飾奢不許升堂且曰汝輩苟志於
善雖不得科第吾亦無所恨所棄馬人不堪騎公亦不以爲
意至斃而後代以他馬及爲宰相內兄遺以駘一駘十年大
一 抵自奉極菲薄人不堪處而處之有裕嘗曰祿不及親友而
侈自奉吾不忍爲也 行狀

慕齋（金公安國）與成石相世昌同　賜暇湖堂二公並直成公素豪
貴家衾被俱用紵絲極其華侈慕齋素窮約性且不喜着布
被不挑蕭然若寒士成公愧甚終夜不安寢抵明還家語夫

人曰國卿若笑我之侈則吾豈如是挖愧乎亟命易以樸素之物乃敢同宿矣

金思齋正國寄黃其書曰君之營作不輟之言僕在京師聞之果若人言不如傳之靜處以順天耳人生世間稀年為上壽假令吾與君得享上壽所餘不過十稔有零何故勞心以取呶呶之誚乎僕二十年處約之中營屋數椽產業數畝冬絮夏葛各數件臥外有餘地身邊有餘衣鉢底有餘食挾此三餘高臥一世雖廣厦千間玉粒萬鍾綺紈百襲視同腐鼠嚇嚇處此一身而有裕聞君之衣食第宅百倍於吾豈可更不知止以畜無用之物乎所不可闕者唯書一架琴一張友一四

履一雙迎曉一枕納凉一窓負暄一榼煎茶一爐扶老一笻尋春一驢耳此二五雖煩不可廢一送了老境此外何求 松窩雜記

成進士聃壽有至誠高識屛居父墓下布衣麁食處之晏如未嘗一至京師亦不以世族名冑自著故村人視之如田夫也其姪成夢井觀察京畿巡至本州下令歷拜州人無有識其所在物色然後得之及至其門草屋蕭然不蔽風日土床容膝生客無席夢井歎息而去還家送方席十箇聃壽揮而去之曰此物不合貧賤之家也 牛溪集

許判書硡性儉素不喜華麗食不重肉四方無田園百口所祿

俸而他無長物焉 名臣錄

洪默齋彥弼家法甚嚴領議政選爲承旨時猶必日課所讀子婿雖通顯每候門屛悉去呵辟而後敢進初度日子選欲以歌管佐酒公曰吾忝居崇高恒懷戒愼敢當絃妓之娛乎其儉約如此 芝峯類說

趙文節公元紀有淸白節儉雖位居宰輔弊廬短墻僅庇風雨庋廚所儲不過鹽菜人視之不堪而公樂之不厭人有饋遺小不合義必辭若將浼已其素履然也 丙辰丁巳錄

高杜谷應陟前後居官淡如寒僧弊袍穿履對人不恥側室黃氏生長富貴服飾頗麗公盡撤錦衣莊於大柩中蓋而釘之

安左相玹忠清謹儉一代之名流也不受私與不通關節布衣惡食以守乎生一日有客候其[illegible]座公進飯惟黃藿以艮醬烹湯公不嘗而和飯客曰羹若不好奈何而不嘗先和乎公曰羹若不好容得已乎 清江小說

金大憲繼輝平生不以治家爲意祖先遺業之外一足之一畝之庄無所增惟於晩節即屋後立室二間常處人笑其朴陋至於案牘什具隨生苟設去則不復收拾或目而不問有亡也 碑銘

李相國浚慶見人有喪竭力救之俸布周急無餘畜不肯起第

宅置田園屛紛華名勢避之若將浼焉人不敢干以私門庭
蕭然有同寒素操履無玷痕議論無偏詖故以安老流之毒
苞復昌之亮採道源之猜能使之憂畏困猜而終不敢有以
加害 神道碑

退溪先生每至陶山常居玩樂齋左右圖書俯讀仰思夜以繼
日家貧蔬糲僅充而攻苦食淡他人視之疑其不堪而先生
裕如也蓋先生於道所見益親所造益深有以自樂而忘外
慕故雖處窮約之中而能怡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也又對
客飲啖未嘗有匙筯之拜其於飲食之節無暑月只乾脯而
已每食不過數三器雖壯者有所不堪而先生若啖膏粱說

食必稱家有無故雖貴客亦不盛饌卑幼來亦不怠必預教家人以供之未嘗對客言之 宋儒師友錄

尚成安公震居家未嘗言器用陋惡家人欲試之置陋席於客坐候之數日終不言家人知終不言代以新者公又不言其爲儉素不事致餙如此 名臣錄

尚成安公先世居林川家業富饒公曾祖英孚嘗貸與貧戶契券甚多悉取以焚之曰吾後世必有昌貴者手植三槐于庭以擬王晋公故事至成安果登台輔自公貴不營產業先世庫廩漸皆傾毁有奴逹請修葺公笑曰汝雖欲修完將以何物實之竟至頹圮無餘 青江小說

趙判書彥秀立朝四十年官至六卿未嘗搆一間屋買一頃田
先人旧宅也亦未嘗修葺曰此足以終吾身自奉儉素身沒
之後家無遺財清白一節不讓於古人矣 名臣錄
聽松先生平居日用若無有異於人而其收束檢制處則確然
以淡泊自守常情所不堪而方且自以爲樂也飲食無嗜好
豆飯菜羹未嘗不飽晚年盤有重肉命去其一衣服只取周
身常服狗皮裘綃紬之屬不以掛体嘗自賛曰其容枯槁其
皃亦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改終始無違宅邊樹栗柘
成林而不事養蠶或問其故荅曰使余扶杖徜徉乎其下綠
葉成陰清風徐來如是足矣前溪魚蟹亦不喜漁也 行狀

李判書希倫晩居東門外仍號東皐即夏亭柳相公寬古宅也夏亭以淸白聞屋漏不理雨則持傘談者美之公因其旧而畧葺之客嗤其陋公曰比雨傘則侈矣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屢空不以介意身歿之後無衣服以殮無粟帛以襄事假貸於親戚矣 神道碑銘

洪拙翁聖民資稟絶人淸操出倫簡素淡泊雍容恬靜不暇脩爲自得乎天於世浮華侈靡聲利貨財漠然無一動於中者棟宇欹傾甁罌懸磬而居之泰然 名臣錄

李芝峯睟光家世淸儉取與無所苟不問產業有止於拜色紛華泊然無所好不薰香不燃蠟不設宴會不聽音樂食無兼

味坐無完席一衾十五年不改床榻蕭然凝塵滿室而處之甚適人有脹義者對公輒赧然自退及卒親賓會殮皆曰不可以文綺涵我公但用綃素從雅志也 行狀

權判書克智出為壯青判官蒞任一年一毫不累於身寢褥破盡露絮邊命以布衾補綻分令官人知黃判書琳公外從兄也赴京時家人治等刻桶及還見之曰擇仲若見必罵余急令劉其桶其見重如此燕行舊着絨帽垢膩不堪戴從者請易之終不許行中惟喫糖以療冒餘十數顆未到家分與親舊律身之嚴出於天植絕無脩飾之色 碑銘

朴思菴居相位持身清約雖在台司門庭冷落淡如無位者 東儒

李判樞鐸位居台司只資俸祿不別治產僮紲朝夕而已郡邑或遺食物則必分諸隣里親旧廚無餘積臨死謂其子海壽曰我死棺槨必用君賜勿易也 栗谷外集

金長浦行平生以清苦自礪而不令人知及家大清江李公撤別舍瓦餽之輪積于庭公不以蓋屋人勸之公曰古人有不蔽風雨者此屋已草覆矣何必瓦為 東儒師友錄

鄭栢谷崑壽自奉甚菲薄蔬羹數釘之外肉不重味裘葛蔽体而已亦無兼副破壁虛窓茵薦不具門之僮隷厩無欵段人曰何以能堪其所不堪而公則處之裕如也 行狀

栗谷以副提學退休坡山崔海城滉歷拜栗谷對食饌甚薄海
城不堪下箸曰何以忍此寒苦也栗谷曰日晩而食不知其
苦也 東儒師友錄

李五峯好閔平生不喜服美 宣祖謂公曰筵臣皆衣文綺卿
獨不然予甚嘉之仍擧御衣示之乃綿布襖也左右皆慚謝
名臣錄

李完平元翼請暇展墓衿川 上聞公田舍狹陋命起第其傍
公辭不許又賜素褥素衾教曰卿儉素可敬以此賜之以成
卿之德 諡狀

李完平辭受取與一斷於理了無矜吝色然廉節太高不但苞

亘不敢近雖近邑歲時餽儀名數稍優則門僮已却之自奉
寒儉甚於窮布素而處之晏如嘗聞府成川以國家新去亂
而成川舊館宇宏侈自擇朴陋下室居之而積馬草於降仙
樓上雖軍官子弟不許一登其寓駱江搆草堂不蔽風雨隣
有洪汝諄故庄宅主守者許公借居公嫌其侈不從乃若此
類莫非有意義存焉而或稱其過慎豈知公者哉 謚狀

踈菴還朝祿薄不自資假貸繼之新娶尹氏在沔川亦不能延
致短衾破席獨寢空宇仍感寒疾友人權儆已借以長衾得
少汗便鮮衆其衾置架上是夜卒親友就視短衾覆体而已
偶露 言行錄

申文貞公都尉親迎時舊第隘陋該官請依例繕脩公曰廬雖敝足以行禮終不易一椽寢廡傾圮家人請治公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爲恬於貧約絕無嗜欲未嘗以家事經心山疏佐旣累亦不爲苦不喜與人造請公退杜门蕭然一寒士也 碑銘

李文忠公廷龜立朝四十年田園不增不治垣屋 世子臨吊歎語寮屬曰李傅位三公居第甚陋具儉約可尚也 碑銘

趙文孝公翼衣取蔽体食不重味立朝五十餘年位至三公而無宅於京無田於野人有餽遺與俸直所入皆分之親黨散盡乃已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於人家貧屢空或至絕食晏如也每當飢歲必減損常食或進饘粥曰人皆飢餓我何心

美食 碑銘

李公希建居官極其清儉雖隆冬只着裌衣單袴足不襪而穿靴行無寢具只以二十年羊裘束於鞍後夜則覆腹而卧膝以下皆出人以好衣給之則受而不着以賞士卒之有功者 名臣錄

洪監司命壽家世有寒素節至貴無芬敗屋弊席夷然不以為意屢典大藩一物不自近雖居顯要門外之靴如掃 碑銘

後自警編卷之四

忠義

吉冶隱再仕高麗辛禑朝爲門下注書及恭讓王立棄官歸善州奉養孀親鄉黨稱其孝初 太宗在潛邸再同學于成均館及爲世子與書筵官論遺逸之士 太宗曰再強直人也我寄同學不見久矣正字田可植再同貫人也具言再孝行 太宗下令徵之再承傳至京 太宗啓于 恭靖授奉常博士再不詣闕謝恩乃上書 太宗曰再於昔日得與邸下讀詩泮宮今日之召臣不忘舊也然再於辛朝登科筮仕及王氏復位即歸于鄉若將終身今者記舊徵召再欲上謁即還

從仕則非再志也　太宗曰子之所言乃綱常不易之道也
義雖奪志然召之者吾也官之者　上也吉辭於　上可也
再遂上書略曰臣本寒微於辛氏之朝至門下注書臣聞女
無二夫臣無二主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
老母以終餘年　恭靖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命本州復其家
世宗即位　太宗為上王教曰吉再不事二君真義士也聞
其有子宜召用之以旌其忠遂驛召其子師舜除宗廟副丞
再卒命賻米豆且給葬軍後贈左諫議大夫權近曰我　太
宗寬仁大度褒奬節義之美直與周武王之釋夷齊漢光武
之遺子陵異世而同符斯皆所以崇其義而遂其志以激百

世之高風以存萬世之大防也東閣雜記

前掌令徐甄坐全震陽之黨退去衿川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渺
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為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
諫請罪之 太宗作色曰甄為高麗之臣作詩而思之是夷
齊之流也上同

判承樞朴公淳蓋我 太宗朝 太祖大王 御壯關之咸興
前後問安使皆不得還後當遣使 太宗問誰可者承樞公
性忠直清白常慷慨自許事君當盡臣節即對曰臣請自往
公 太宗所眷重者未即許公復曰臣為君死乃其職爾衣
君食君而辟難苟免臣所恥也始公於 太宗為布衣交欲

以誠意感動　天意回蹕于京師也行至咸興遙望　行在
所公故以子母馬繫其子于樹而騎母以行則相與躑躅回
顧移晷不得進　太祖臨眺而怪之於是公上謁　上欣然
叙舊賜以酒食曰爾何遠來見我耶公對曰窃不勝犬馬情
欲一瞻　天顔而死故臣來　上曰爾繫子馬于樹何也對
曰妨於行路故繫之則母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有至情也
公欲以此微感　上意上意戚然有不懌之色公因涕泣嗚
咽　上亦爲之泣而留公不遣一日　上與公局戲適有鼠
以子墮自屋角至死不相捨公推局伏地而泣　上復戚然
曰爾其休矣吾且思之即諭以回蹕之意公承命辭行　上

曰甯其巫去行在諸臣果爭前請殺之 上不許度其行已渡龍興江然後始許之而授使者劍曰若已渡江勿追也公偶得暴疾尚在江壯遂斷其腰使者復 命上大驚目問曰淳死何言使者曰淳號向 行朝大呼曰臣死矣但願毋隊前盟也 上淒淚交流後數日謂諸臣曰朴淳予少時良友也予終不食疇昔之言南還之意益決始公將行 太宗問公曰卿欲有所言者予對曰猶不稱職是懼無復可言者 太宗曰卿勿以妻子為念即賜第宅及他物至是 太宗聞而大慟曰知其必死而請行其忠勇無比焉又 命畫工亦畫其半身以着其案焉 尤菴撰

景泰乙亥魯山出慶會樓下召 光廟讓位授大寶 光廟荐
征辭不獲是日朴彭年臨慶會池欲自隕三問止之曰上爲
上王我輩不死猶可爲也遂相謀復魯山俄出爲忠清監司
狀啓不書臣子受祿不食驗之果然及事敗詰之曰汝旣稱
臣亦不食祿驗之果然與子憲同日死 仁廟朝經筵官韓
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等心雖嘉之而危疑之際不得不加
罪故當 下教曰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後
世故爲此微言以曉後世子孫也 東閣雜記

李塏牧隱之曾孫詩文清節爲世所重 英廟幸溫陽塏與三
問等使服隨駕備顧問人皆榮之預三問之謀爲人瘦弱而

杖下顏色不變見者壯之埋事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
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栢夢中青 上同
光廟受禪之時成三問以禮房承旨奉 御寶不覺失聲痛哭
光廟方伏地固辭時擧頭望之與朴彭年李塏河緯地柳誠
源武人俞應孚及魯山舅權自愼等謀復魯山金礩亦預其
謀彭年謂礩曰事成汝妻父鄭昌孫可為領相三問等擧事
之屢違不諧礩乃泄諸昌孫昌孫即同礩詣闕啓曰礩與
三問等云云罪當萬死 光廟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亦入
侍 光廟令武士捽下以礩所告詰之三問笑而對曰皆是
也 上王春秋方富而遜位欲其復位乃人臣所當為更何

問乎進賜平日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此事乎顧謂金碩曰汝之所告猶回互不直我等之意直欲如是耳燒鐵烙置臍下油火方煎三問色不變待冷曰更使灼熱來又折肱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坐三問數之曰昔與汝同直集賢殿 英廟抱元孫步庭中曰寡人千秋萬歲後爾等須念此兒言猶在耳汝忘之耶叔舟無以為容 光廟使叔舟避之臨刑語監刑官曰若等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耳 上同

河緯地善山人 英廟戊午科擢壯元 顯廟上昇辭職還鄉魯山以右司諫徵之官至禮曹參判預三問之謀 光廟愛其

才咨諭之曰汝若諱初謀則可免緯地笑而不答臨鞫緯地
對曰人臣既加以反逆之名其罪應死更何所問　光廟然
弛獨不施烙刑　英廟培養人才於是為盛推緯地為首 上同
天順皇帝殘壯虜時河緯地常慷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
我輩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廊不入寢
室斯人之志行如是其忠義徇國可知　世祖朝官至禮曹
叅判甚見寵幸別置一室而藏其祿 名臣錄
光廟既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府事判吏兵曹兼內外兵馬都統
使且作教書褒錄其勳臣集賢殿官皆出去獨柳誠源在館
不及避而製之還家痛哭人莫知其由成三問等謀復魯山

誠源預爲及事敗誠源以司芸方仕進本館聞變索馬還
不脫冠帶詣家廟家人恠久不還往見之則仰卧拔佩刀擬
頸以木斥等之救之不及賊而更来取屍磔之 東閣雜記
俞應孚武人也驍勇絶人能超越墻屋事母孝官至二品與三
問等謀復魯山約其日 華使請宴時擧事適於其日世子
不進駕又以地窄令雲劒諸將不入三問等止其謀應孚猶
欲入擊曰事貴神速世子雖不進駕而羽翼皆在此若盡除
之則何能爲乎三問等以非萬全之計固止之尋事敗 光
廟問之曰汝欲何爲應孚對曰欲以三尺劒廢足下復故主
耳竪儒不可與謀事若從吾言豈有今日欲問情外之事可問

彼書生聞者竦然吏籍其家戶內只有破薦人服其淸嘗於衆
中奮臂曰誅韓某擢某此拳足矣曾爲咸吉道節度使有詩
曰良鷹三百生擭前可見其氣象 東閣雜記

秋江(南公孝溫)性慷慨早師事淸寒子放迹物外與世俗不相關年
十八上書 成廟請復 昭陵每憤時事或登毋岳痛哭而還
危言激論雖觸諱莫忌也大猷伯勗戒止之終不聽二公講
明性理操履以小學篤律其所造深與秋江異然交契相厚
其所謂芝蘭同臭也 丙辰丁巳錄

權公達手爲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公以
爲非先生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甚玉堂臺

諌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皆旁推先死剖潑將壞以苟免公猾自引伏不爲負亡倸自活訐并金負先發者鉄鎖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敀一而生之爲愈金者侯承吏旨更言玉堂先於金公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欵我而爲之耶即呑筆書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爲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顔色不変與之酒立盡吸就刑如平常人莫不嘆傷也 名

寓菴洪彦忠文匡之第二子早登第歷敭清顯逮一家羅禍公與其兄弟俱謫島蕪山溪虐日久人心已难將有反正之機家人勸之曰一時知名之人如李希劉亦亡 命公曷不從

此而去耶公曰人倫有五而父子一也君臣二也我今已喪父所重者只有君臣之義今若亡命是既無父又無君君命爲可逆也未幾拿命至公從容就逮行至幽谷驛自撰挽詞行至鳥嶺已及正公聞之涕泣不已新王即位遂擢廢朝被斥之人如張順孫李長坤輩皆彈冠而起公亦在其列終不赴召以詩酒自娛不幸早卒廢朝守節之人惟寓菴而已 野史

東峰 金公時習 有沙彌喉音清楚能出高聲浪詠長吟遺響梟空淒有餘感每值皓月朗然中宵獨坐令沙彌詠離騷經一過輒泣下霑襟性嗜酒飲醉則曰不見我 英廟流涕甚悲 龍泉談寂記

奇貞武公處自魯山朝休官杜門謝絕人事手抄四書三經左
傳綱目 光廟在潛邸時三訪公於私第公托以青盲 光廟
一日持針擬刺以試之公瞪視不目逬竟不能起公而亦免
於禍 碑銘

李文康公石亨景與成三問朴彭年諸人相切 光廟受禪適
丁內憂服闋卽除全羅監司丙子六月二十五日成三問獄
事起石亨以外任之故不爲連累二十七日巡到益山間諸
人盡死遂題一詩懸于壁上書曰丙子六月二十七日作詩
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有哀榮異寧爲冷熱容其時
金諫請鞫問詩意 光廟覽之曰詩人命意不知所在何必

乃角事遂止 沈光世海東樂府

寄齋雜錄曰反正之後諸臣之在謫所者聞之或喜甚失笑或
動色相賀或至有起而抃舞者鄭文翼公亦在牙山配所聞
之歔欷垂涕者久之且不食肉曰不知舊主生死未敢也可
謂處之不失其正也

平城府院君朴元宗生長膏粱少落拓不羈出入屠肆弓射御
中歷清顯遂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沈月山大君夫人
乃其姊也被污燕山染疾而死心常怏憤時成希顏落職家
居燕山亂政日甚宗社危急素多大略欲廓清昏亂推戴
聖朝無與規畫悒悒無賴意朴公可屬大事而本非同好難

於發言有里人李允文有往來兩家甚押昌山遂令試微意
平成乃奮袂而起曰是我日夜蓄積也昌山乃募抵平成家
咨痛哭叙平生忠義宜許國而死男兒死生有命豈有見
宗社危在朝夕而不恤乎於是兩公懽甚洽 陰崖雜記

德陽日記云己卯禍因禁府之夜皆以為必死其夜長天無雲
明月滿庭列坐空庭相與酌酒以相永訣元冲(金淨)有詩曰重
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月照人間大柔(金絿)又吟曰埋骨白雲
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又吟曰明月長天夜冲和曰嚴冬
惜別時皆從容自得但相與曰次野(李耔)則必免次野哭猶孝
直痛哭曰欲見吾君云云相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何至哭

汪孝直曰從容就義吾豈不知但欲見吾君吾君豈至如是
終夜哭及翌日聞處死之後裕如也

金河西麟厚清風異骨覺出流俗少時受知 仁廟恩遇異常
自乙巳以後絶意人事有同枯木死灰毎値七月諱辰輒前
期携酒入山號哭無節 畸菴漫述

河西毎見前代治乱興亡之事莫不由奸兇弄權忠良受害扼
腕痛切不啻身親歴之門第有學楚辞宋史者至岳飛傳便
痛飲下筆曰楚騷前歳嘗悉心宋史今朝涙滿襟異代興亡
那繫我自然相感漫悲吟乃歲講其滿腔忠義有不能自掩
者如此 名臣録

李正獻公潤慶乙卯夏倭奴入邉相次陷沒將薄靈巖觀察使
牒公爲守城長蓋欲籍公威名以壓分甫也公急調精銳令
援之既部署鏞令李公爲都巡使　任牙錦城撤公曰防禦
使既入城假將必還守本境則軍中拜言令公朝出吾等夕
散防禦愕眙失措公私與書曰將卒皆保我爲固我動且不
測正所謂秋毫皆帝力常恐不得死所之日也吾不可去已
而賊拘提俘虜直抵城下斬砍擲首踊躍吹唇爲登陴狀闔
城氣奪人思奔潰公自巡視厲以忠義曰我国世受國恩我
作此城主必與此城同存亡若等亦太平民蓋亦念我　國
恩一乃心力殺賊以取勳賞士卒激勸無反意猶偃旗息鼓

戒觸賊怒公之麾下有請出小兵以嘗賊者公知其可用乃
搞遣之多所馘獻無不立賞見被創者必爲之垂泣人益感
奮由是他衛倚以爲重鎮而不挫遂殲強寇卒全孤城一方
觧嚴京師晏然公之力也 碑銘

羅輔德級嘗辭疾去官丙申陳遊擊𡢃賊至釜營伴臣夜迎賊
大怒因遊擊將再犯京師大振朝廷擇伴臣六易乃飫公々
聞命過家不入直詣闕拜命公有老毋無兄弟群議不忍遣
公曰出身事主危難敢以親辭乎即日赴賊陣白沙李相以接
伴使駐境謂公曰聞賊已殺遊擊可觀勢進退公曰我承命
入賊營死生天也何可坐此觀望公散遣從行家僮曰吾死

職耳汝輩俱死無益賊問公至張兵六十里白刃森列脅公入因門公奮罵曰我是使价不當入是門賊覩公動止安閑略無怖色知不屈開正門以入即放陣遊擊過公盡禮事遂定（名臣錄）

金鶴峯誠一奉招諭征討之命人心渙散時事已去有同狂瀾既倒隄防無計雖專方面閫帥之責者亦皆縮首而却步公以經幄宿儒軍旅之事非所習聞而道內無乾淨之地手下無尺寸之兵惟將血誠鼓發士氣片片赤心推置人心腹言必涕泣而道之文必和淚而寫之不但懷忠慕義者懽趍之不暇至於頑暴強戾者莫不欣然而來附逃將潰卒亦皆奮迅

興起咸願爲國致死 行狀

尹良輔 箕年三十一隨父謫湖南倭寇猝至列郡望風瓦解監司欲走避公往見責讓任儲胥者寇至先遁人得以誅擧劾擬之監司大怖惧懦謝公後謂人吾不畏賊畏尹某然自壬辰之亂 世子駐成川朝士李弘業者陷賊反爲賊謀持慢書至宰相無識欲善視公引大義廷折之辭氣凜然畏懦者至脅耳之 東儒錄

上議渡遼李公山甫與李白沙數三人請從李提督駐軍遼陽不肯前公承 命馳詣軍門請亟濟師辭氣息切淚隨言發提督欲具酒食待之公曰君父在草莽義不忍當盛禮下庭痛哭

提督感動即趣渡江 名臣錄

壬辰四月日本國關伯平秀吉擧大兵衆號六十萬連陷釜山東萊中外大振 上曰予聞權慄有可用之才今在何處拜兩南臣鎭以試其才即日以公爲光州牧使公謝恩輒行時余以都承旨直政院公就與之別余曰何行之遽公曰國家事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晷刻效俗兒輩悲啼狀耶時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兩南爲死地公辭語慷慨昂然就道政院同列無不嘖嘖稱其宏量 山西雜記

車駕入平壤爲久住計賊勢猖獗江南 大駕將避出是日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揷江沙中令大炮匠金生麗

往取之書至開見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抵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所載也書中所言蓋欲見德馨議講和也德馨親往敵陣乃以扁舟會平玄兩酋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曰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乃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和調信等語拙不遜遂各罷歸群臣諸將見其會者無不變色德馨辭氣壯烈少無摧折後玄蘇亟稱於人曰李判書於倉卒之際辭氣無異平日信不可及也 每造藩邦志策功時 上曰李其當倭奴充斥之日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徇國者不能也命使並錄公開倉辭甚力

壬辰巡邊使李鎰敗報至宮中衛士盡散更漏不鳴車駕先出夜已四鼓都承旨李恒福從步入闕内則宮中虛無人天又大雨夜黑如漆　中殿獨與侍女十數人步出仁和門恒福執燭前導　中殿顧問是誰何女對以都承旨李恒福　中殿嘖嘖者良久勉以忠義恒福益奮勵忘身 再造藩邦志

車駕將幸義州　上問諸臣曰予幸義州若不幸率群臣渡遼内附誰能從予欲得自募人負問大臣大臣不對且以入遼爲難以次問群臣群臣亦莫有應者次至李恒福恒福對曰臣年少無病且無父母請隨駕以行　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強行毋加商量恒福對曰此非臣今日所出於口頭以塞

聖上一時之問也筮仕之初已有頤忠之志及出國門誓以
效死故妻子兄妹已與永訣此志素定矣 上嘖嘖嗟嘆者
良久恒福蓋於變初已與其兄相别唯以国事為慮退在别
室蒙被而卧其妾呉欲就别恒福即閉戸不應呉立在戸外
請暫入室面訣而死則恒福應曰吾非無情者但国事至此
不暇顧私今若濡泣團欒無益於事徒乱人意及暁趍朝呉
突前執帶曰願必留有所指教恒福拂衣再三至拔佩刀欲
断其帶呉不得已必却遂不顧而去仍不斂家日夜贊謀决
㡬為 上至定州賊報日急而 天兵尚未出上下遑遑莫
知為計 上召群臣問策李恒福李德馨曰事急矣臣等請

八天朝上書求救二人爭往至夜分上猶沉吟不決沈忠謙
曰二臣并往無益況恒福方在本兵尤不可遠離無已則德
馨可遣　上曰吾意正如此矣於是乃遣德馨翌曉將發恒
福送之南門德馨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恒福即解所乘馬
與之曰兵若不出君當索我於重泉無相見也德馨曰兵若不出吾
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綠水而已二人揮泣而別見者動
容德馨晝夜馳二百餘里及至遼東六上書乞出援兵回到
巡撫帳下立庭痛哭辭氣慷慨終日不退郝述為之改容期
以七月濟師 上同

李知事廷馣壬辰以吏曹參議避兵至延安府使金某棄城遁■

賊將長政以三千兵猝至公曾爲府使遺愛在民吏民聞公
至皆願死守公遂部署行伍分城而守列礮具治樓櫓僅完
而賊圍之公驅家屬納於公廨塞其門積蒭其傍峙薪于城
門而坐其上令軍中曰賊扣登城即火之我與家屬誓不汚
賊刃人皆感激賊蟻附而登公命沸湯于鼎以灌之賊負薪
而進公命速火而焚之賊戴空稓而上公命以石擊之無不
應手而墜蓋賊盡其力以戴之小有所觸稓輒自動不能爲
力故也大戰三日賊技窮而遁事聞論其功進公招討使溪語
記聞[illegible]

癸巳賊盤據嶺海將西窺湖南金公千鎰謂湖南國之根本而

晉州宗爲湖南蔽遂入晉州死守城中矢石俱盡徒以竹木刺擊賊衆勝闌入城中遂陷公在矗石樓上唯長子象乾幕下梁山璹等親兵僅十人在公側不去泣且呼曰事去矣將奈何公恬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但爾曹可憐耳遂起北向拜與子象乾相抱赴樓下潭水將佐從死者不可勝記賊力盡不敢復軼湖南 皇帝指揮使吳宗道素欽服公遣使操文而酹之其辭甚悲總督軍門邢玠亦稱公忠魂毅魄凜然如在宣廟震悼 命贈公左賛成賜吊祭湖南人士爲立祠于羅州賜額曰旌烈 名臣錄

○高敬命號霽峯光州人也壬辰家居聞倭寇至列邑望風慷慨

發憤傳檄遠近聚兵討錦山之賊戰敗與子因厚死焉其長子從學誓復父讐倡義起兵拒賊于晋州城陷而死父子三人同死国事古今無二嗚呼烈哉 芝峯類說

丁酉秋賊大擧入寇郭公再祐以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城公弟再祉之奴犯門禁斬之孽族尹生之弟望不入城公使尹生及其季甲督還之不肯并斬之積薪於館舍以示死守一軍股栗賊既薄城公從容談笑但令堅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果不戰渡江而西屠黃石陷南原列鎭皆潰体察使完平李公命公解兵公飛報曰齊城七十即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城雖罷獨不可爲守乎拒之不從 名臣

金將甲莅原州纔期年賊入忠州相拒不遠乃竪旌旗整行伍但無勇將可以統之聞本州人鄭姓者驍勇絶人乃招之前曰賊劫吾弱欲戰則徒殺人民欲守則城池不完但此地鈴原山城可據而守也汝素有膽略可領此卒先據此城之吾鄭跪而對曰敢不惟命但以是兵抗彼鋒勢固不敵遠恃其險不可為矣宜少出以避得其便而為之殆未晩也將甲大怒叱之曰奴不足與謀仍仰天嘆曰吾死決矣為守土吏不可去晷刻偷生是可羞也吾當竭力以拒得挫其鋒斯亦幸矣如其不幸唯有死國而已有不愈於死私乎跨馬而

先尊為士卒倡人皆感激懽趍日夜躬自巡飭城中恃以無懼賊既入本州將甲不為動誓衆益勵賊知有備乃為書掛長竿誘以利貨而威將甲手斬其使賊縱敢死者穴城而升麾大軍以越城遂陷將甲猶着戎衣據胡床不下彎弓將射賊〻先射中將甲其箭在背猶不下賊迫將甲下床令拜從不屈膝罵不絶口遂與夫人及一子同死賊義其不屈莫不嗟嘆 再造藩邦志

趙憲金浦人也出自寒微力学登科躬耕養母每以國事為憂彶〻如狂前後上疏指陳時政者累十萬言時倭使玄蘇等來和憲抗章請斬玄蘇平義智頭懸之藁街人目以狂妄至壬

辰議悔不用其謀且善天文一日聞東南有大聲如雷泣謂人曰此名天鼓倭衆今渡海矣其言果驗聞亂即聚兵傳檄討賊遠近響應竟赴賊死同死者七百人蓋壯於忠義者也 芝峰類說

重峰先生變初未起兵與同鄉十餘人親往覘賊路逢倭兵百餘衆寡不敵皆走先生獨奮然欲進戰鄉人不從強曳先生登山先生呼曰姑舍我先射賊及起兵常以劍擊柱有若發狂之人或人問其故答曰曾用此劍豈使此賊渡海辭氣慷慨言淚俱發或人曰豈恨其不用公言斬倭使報天朝乎先生曰噫當斬者豈唯此賊或人悟其意不更問 遺事

重峰先生移兵湖南攻錦山賊〻勢甚盛褊裨數人請且退師更畜後舉先生即命從者觧先生所乗馬鞍投地目罵曰汝以我有欲退之意于我當止死宥革進退任自爲之其人感奮遂決死進戰賊既闌入帳下士挽先生號泣要與先生俱去先生笑而坐凝然不動神色自若賊不敢易犯㝡後乃及先生 遺事

劉克良延安人後移去松京其母故宰相洪暹之婢也公少孤斈武登科歷官榮顯諸公爭以將才薦母謂公曰我本某家婢也少時誤碎玉盃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公聞之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欲上疏削科還爲奴洪相曰宥非我奴

也何爲出此言公曰毋既言之何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洪相義之爲放從文券給之公謝而去每以主簿之宰邑聞卿嘘遺不絶每見謁之時自里門步進所献之物手自持納吾爲衛將分軍洪相入直禁中有所言以小紙書數字招之公即欲起去兵曹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子何輕去公曰旧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坐驚嘆官至副元帥壬辰之亂從申砬防守臨津砬見賊兵甚小欲過江擊之公曰賊之羸誘我也愼勿輕渡砬不聽遂乘舟而濟公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隨渡于彼岸俄而賊兵大至砬狼狽而還騎渡未半而溺公踞船床不動麾兵力戰而死之 名臣錄

宋象賢字德求礪山人 宣廟朝倭首平秀吉遣玄蘇平義智
來獻土物覘我虛實仍要假道朝貢於天朝其視蓋驕驕矣
朝廷深以為憂會東萊有窠宰相以公有將才交口薦之除
公為府使公莅任翌年壬辰倭奴悉國來犯萊以海堧孤壘
首受其兵公知衆寡強弱不相當猶誓心戮力殊死戰賊將
陷賊將平調益昔感公厚德瞬公使避於城傍隱隙公應急
取朝衣穿諸甲上痛哭北向拜拜訖致書於老父曰孤城月
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遂遇害俄而玄蘇義智至
聞公死嘆惜之出其徒之害公者戮之尋公尸瘞於東門外
淨地立標以識之府僕畐仝者伏公義烈過公諱日及節辰

必設祭以哭終始不替倭人義之丙申朝廷因其子陳疏諭
兵使金應瑞入賊中輿櫬而致奠于西原遺民之號哭追送
於百里外者殆七十餘人賊將義智逢公櫬下馬引避而送
之後賊語被擄者曰爾國忠臣唯東萊府使一人而已 續玉露

壬辰倭自嶺踰湖屯錦山以窺全州州尹新死惴惴無朝夕計
時李公廷鸞罷官居家糾聚義旅將西赴國難按使驛聞于朝
留攝州事委保障公慨然曰若失此州國無可為者我 王
臣當與此州同存亡遂先驅家累入城晝夜在軍中數月不
解衣拾臂肉皆爛日厲氣巡城過家門未嘗一入語及 君
父播越必西望痛哭嘗啓其足示子等曰足底黑子汝等須

知之蓋欲險之原隰之裒也衆知公意已決咸效死莫有二
志及賊薄城公輒諭家眷曰即不幸宜各自決毋汚賊手不
則無以見我於地下遂誓于衆曰無攫無枉費一矢敢違者
斬城中蕭然賊知有備不敢攻而去 名臣錄

壬辰之變趙公宗道以丹城縣監傳檄倡義列郡為之響應是
歲公與招諭使金鶴峰同舟講議於眞石樓下有人傳云大
駕渡遼公慨然痛哭曰大駕渡遼則吾屬其將安適與其臣
僕於滄邊曷若潔身死於清流於是携鶴峯手臨江欲自隕
鶴峰止之曰大駕渡遼之說道聽而塗說無的報可據不可
信也且人臣死義自有其地他日自決未為晚也吾恐今日

之死無益於国而為匹夫溝瀆之諒也公然之 潤松集

宣祖大王二十一年春日本倭賊入寇我南邊掠我民載船徜徉沿海無格之者而李宣傳大源時任鹿島萬戶獨率手下兵整舡追之大敗賊沈二十餘艘餘賊遁去我軍無亡失者公敀上首虜於水使沈巖巖恇怯初無捍禦事欲攘公功呼至公前附耳語云云公不從巖慙且怒去無何賊又大至巖促公出戰公曰日已暮兵且小請合衆蓄鋭以俟天明岩不許脅之以威公將發請岩後繼又不許公以疲卒百餘人與賊交鋒于竹島洋中知必死致格鬪三日所殺傷甚多而衆寡不敵巖坐視終不救公知事不濟割指出血鮮衣而書一絶

付家僮曰以此啟矣其詩曰日暮轅門渡海來兵孤勢乏此生哀君親恩義俱無報恨入愁雲結不開及軍敗為賊所得逼降不屈結諸船檣亂斫之至死罵不絕拜公之初獻捷也觀察以狀聞 上遣嚴水使以公代之朝命未至公已歿矣遺民憤嚴而哀公作咄憐之歌〻之

郭公䞭守黃石山城也都体察使李公元翼以公書生不習兵令金海府使白士霖助之戰公守西南士霖守東北明年賊大至公躬督戰晝夜不解士霖欲棄城走陰使人紿之曰賊盛而逼豈不怖哉公厲聲曰吾已分死無怖矣士霖知不可說乘夜縋下其妻子即與手下兵遁軍吏走報曰白兵已逃

請速出公曰此奴訛言熒惑當斬使人視之城東北空矣於
是城中波折不可禁遏子壻及吏民等皆踊泣以請曰事已
至此須早為計公笑曰此城乃吾死所何計之更為指軍罷
曰不可以藉寇命焚之明日賊登城公毅然據胡床神色
不變竟遇害蓋公自冤深以後以死難自許一家女婦等亦
皆佩以小刀曰即有不幸以此自決足矣前伏節數十日與
友人別有詩曰廟堂平昔講經綸此日男兒有莞人滄海血
流腥滿地臨分相易在成仁至今讀之凜然有生氣其素定之堅
確於此亦可槩矣 碑銘

丁巳冬廢后之論已定李文忠公恒福慷慨不食血大雷撼屋

公曰天其戒告之矣俄而樞府即來收議公方病扶起奋筆書曰誰為　殿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怨慕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子無讐母之義况為假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為有間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難續之下哉為今之道体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見者泣下 名臣錄

白沙李文忠公之在芦村余携兒明漢佩酒往訪則公欣然迎謂曰吾欲賞道峰泉石未遇會心人君適至矣仍以道中芒

鞋騎驢而去歷編諸勝同宿枕流堂三更月上余方困臥公
蹴余曰月色如許何睡耶携出川上忽憮然不語仰天長吁
使明漢誦出師表又誦赤壁賦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想逮丁
巳冬免論益張請廢之疏四面而起陳好善金澄等請先誅
公及余二匹馬曉出城請公於東岡曰大色甚急吾等當先
見收矣今之事異議者死不議者不至於死吾受祿在職理
難得免公去朝病不收議例也公掀髯笑曰死生命也且上
必不能沙殺吾等或南或北不相遠則幸矣余知公意決口
號短律贈公有斜陽數行淚立馬禮陵村之句公曰以此為
訣足矣遂握手而別居數日而公之議上越一月而公謫矣

碑銘 月沙撰

光海廢 母后時琛菴聞李爾瞻欲勿問朝野庶官雖被罪竄出之人廣收其議以為箝制網打之計公草數百言其一節曰自上以此大事問于群下而不知其不可者方盡於姦臣之蒙蔽而亦未及行此事故也事成之日自上若見 慈殿蒼黃因拯之容掩淚出宮之狀自不覺其下堂奔扶失聲痛哭將誅戮献議者之不暇豈忍為是事哉公之讜論非唯直截忠誠惻怛如此 言行錄

戊午天朝徵兵金將軍應河以助防將仍授宣川郡守隸副元帥金景瑞標下臨發與其家人永訣處置後事封職印信授

郡吏曰遇賊我必戰死不可偶往云已未隨都元帥姜弘立領軍渡江而西天將劉都督喬遊擊前行我國左營次之中營又次之右營在後喬劉兩兵大敗遂與我軍相戰右營將李一元先遁餘軍潰聚遂犯左營公獨當力戰敵兵或進或退者三喬遊擊敗還中營望見而嘆曰平地上以步軍支吾鉄騎乃如此稱不容口未幾大風忽起烟塵四塞敵兵乃圍八陣中將軍獨倚柳樹下射必同札應絃而倒矢盡持長劒擊殺无多劒折不得復擊忽有一槊從後刺之仆地死者日已久皆腐爛惟將軍顏色如生右手握刀柄不解敵人猶不敢近前云 名臣錄

辛酉遼陽之變竦菴任公蓋不食者累日矣有僧踵門求詩公
題其軸曰山僧忘却世間事他事雖忘此可忘聞道遼陽陷
于賊吾今不食熱中腸公吾愛駋湖有遊賞之志是年秋有
後適左江上以書奉邀公答曰天上流吾樂也又得吾翁爲
主人固不待請而往顧遼陽已陷于賊矣天朝之路不通左
袵之辱將及此正吾輩痛哭不欲生之日也又何心遠遊哉
然天之假借免逢必不久矣安知不即就殜滅也然後浩然
相得於江湖之上鼓枻而爲滄浪之謳信可樂也自是公憂
憤每形於色天順土木之變河緯地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
所共憤我輩雖外國陪臣豈可恬然不與其憂常處外寢烈

志行前後一揆 言行錄 [illegible]

仁祖大王二年甲子冬以西事日棘拜宜春君南公以興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兼兩西巡邊使鎮龜城行營丁卯正月賊兵夜渡鴨江陷義州列郡崩潰無敢嬰之者公以安州為賊路必守之地率隨營牌三百兼程疾馳僅入城門賊之先鋒已渡薩水薄城下矣與虞侯朴命龍牧使金俊及本州中軍梁晋國千摠柳忠恕等為守城計時倉卒號召城中軍民合主客老弱不滿數千不待與賊相角城中人已知其必不保然公與諸君惟以忠義相激厲誓同一死降將弘立蘭英叛人潤時在賊中吹唇鼓頰咩噪於城外曰強弱之勢衆所共

見與其城陷而魚肉焉若和好而全安公厲聲應之曰吾等受命守城一死職耳豈忍為汝輩賣國偷生自以為得計哉城中人益知公有必死心皆為之感泣敵知城之不可以虛群下乃縱兵合圍肉薄登城公與將士歃血誓劍終日拒戰及暮敵始退翌朝以城東隅低且夷易攀援簇矢猶射驚散其守卒萬眾齊躍一擁而上公登譙樓射敵矢既盡將燃火藥自焚揮去從人惟軍官鄭廷祿寧邊官奴執鞫者愛男二人攀攬不去曰公既死國我當死公與之俱焚 忠愍祠碑

金公良彥世居平壤其父代平深河之役死於牛毛嶺公壯望長號幾死復甦三年之後尚為素服不與人戲笑宴樂大書

復讐二字佩之丁卯金寇安州屬於兵使南以興嘯手抵掌曰
此讐可復吾死有日矣敵逼城下城中洶懼公謂主將曰事
在危急背城血戰決一死生宜可臨敵苟免乎堅守信地顧
謂其徒曰惟有一死不失為忠孝鬼豈可退一步幸生也皆
應曰諾俄而敵兵犯城矢下如雨公手挽勁弓射殺甚衆敵
人不敢近前回視中營烈焰冲天公曰主將已死當竭巷戰
以償此心耳矢盡持鞭棍奮迅擊殺賊兵散而復合公大呼
直前被十餘創四顧無援遂投池水而死 名臣錄

中廟有遼瀋之役徵兵於我廷議難之李忠定公曙奮然曰
義何忍此再陳疏不報人皆曰義也又何文之能也戊午賊

臣謀廢母后章百僚庭請公自其母曰國母請廢義不忍絲
先親在堂將奈何毋曰爾志能如此則無以我也公竟不與
焉 名臣錄

田霖國朝名將也稟性果敢過於劉忠然清節冠世博通經史
少時與二三同志上寺讀宋史至秦檜矯詔班師積忿不能
自已持弓矢推窓而出令沙彌脫其所着之巾掛之沙門之
上彎弓引滿連貫兩矢還入而坐曰今破檜賊之腦庶可洪
活矣其忠憤嫉惡曰此可見 松窩雜記

丙子錄云十八日禮判金尚憲入備局見降書手自盡裂失聲
痛哭拜徽大內謂崔鳴吉曰先大夫頗有名於士友間台監

何忍為此等事耶崔鳴吉微哂曰台監裂之吾輩當拾之遂
乃收拾補綴兵判李聖求在傍慼慼而言曰台監從前作和
使國事至此台監可往虜中矣金曰吾欲死而不待自決若
送虜陣得其死所則是台監之賜也仍出寓舍逢人必哭泣
滂漣如自今日始却食自期必死 鳴浦羅公所記

前右相金公 尚容 在江都圍城中脫衣以給家奴曰國事至此
我當死矣汝以此衣招魂斂遺兒子輩遂登南門樓置大藥
於坐側放火自焚死子戶曹叅判　等兵退後奔往江都城
樓則已為灰燼骸骨無可尋處以遺衣招魂而來金相可謂
從容就死矣 竹窓閑話 清陰先生所撰碑文曰賊至城下公知事不濟解所御我衣付傔人登南樓熱門積

硝礦其上放大自焼一孫一奴皆從死

敦寧都正沈說以蔭官累歷守令在江都聞胡兵圍城謂其妻曰我世受國恩今者國亡何以生爲我當自盡妻曰君若先死我何忍見我今先死君斂吾屍然後自處即換着潔衣自縊死沈君斂其屍遂具朝服北向再拜而縊死可謂節義雙成矣

上同行狀云賊兵渡鴨津之日公親瘞先人神主於得處手自書疏曰老病臣敦寧府都正沈某上言于南漢山城 主上殿下宗社已亡事無可爲臣與夫人宋姓同死誓不負厚恩下端書大明崇禎年月日臣某着署畢整冠帶北向痛哭四拜夫人亦梳洗服新衣手自結束巾機擧家驚號泣待能日不舍公播理閒諭以辭作絶雖子孫至情不得救解終成其志 大駕還都外孫朴某以遺疏進 答曰省疏予甚悲嘆爾之祖父從容就死古所罕有深恨其平日未能大用也仍 下敎于政院曰 國家於沈說別無深恩身殉而臨難死節先於重臣若非大賢何以至此說其妻宋氏

同死之節亦甚可嘉並爲旌門子孫祿用以表其忠烈

李掌令時稷丙子之亂與趙翼尹棨謀聚義旅事未集尹公死公曰必欲以江都爲歸者是吾死所也既至嘆曰人謀不臧雖有天塹安可恃也唯有一死耳及淸兵渡江檢察使慶徵敏求留守紳爭船遁去仙源金相登譙門自焚公謂太僕主簿宋時榮曰吾輩讀古人書今日到此尚可偷生乎作書屬兩僕歸付長子言後事甚詳且寄一詞曰 宗社淪亡萬姓魚肉義不苟活甘心自訣殺身成仁俯仰無怍辭氣從容若平日宋公先決公抱持大哭自臨爲殯鑿兩坎而虛其一命僕人殯我於是鮮衣投館人以此爲歛他日使吾兒得以收

奚常以弧弦寘袖中用以雉經僕人注止之公揮去曰今日之榮也 名臣錄

尹公棨丙子乞外得南陽是年冬娶婦於湖西委禽之夕聞邊警不待朝馳四百餘里未三日至府上入南漢公對衆大哭激以忠義人多感動者與同志士大夫謀擧兵勤王淸兵猝至軍潰遂被執迫之使跪罵曰頭可斷膝不可跪誘使隨從復罵曰死不從汝速殺我亂刃交下身無完肥一奴一傔俱從死南陽人旣俘斂者頗能言之如一口 上同

洪監司命耉義州告急書至入慈母城聞淸兵過平壤即檄副元帥申景瑗兵使柳琳會兵入援及聞南漢受圍元帥敗沒

從柳琳俱行公先發琳詭公毋輕動公拔劒斫地曰君父危急敢發此言吾寧進死不欲退至金化軍于縣南栢田山敵以大兵繞出山背衝陣麾下欲扶公避之公笑曰我何往今走亦死寧死戰公麾下六人皆戰死公據胡床不動取符印授小吏曰此吾死地然此物不可失汝必藏去取筆作一行書付者蓋與老母訣語也身中三矢自拔之引弓射之又拔劒擊之遂遇害公嘗曰和議之未事必不測士君子立心當於此驗孰如魯連蹈海濟庵抗章哉或曰殺身何可易言公曰男兒當死不死復何足觀蓋公之志素所自期者然 上同

李忠翼公時白方面圩頂能爲六人力性又忠信敦確獨於文

章甚稚雖學史記於白沙學杜詩於石洲皆以全帙痛讀猶未達也靖社時延平論其義不過從後問於金元亮明叔曰此湯武之擧也於是始從之丙子扈　駕南漢山城力戰拒賊城中倚以爲重及回鑾未幾　仁祖聞公家有芳藥異種命東山別監往取之公大痛曰今日国家至此〻何等羞恥而使　聖上反取此物臣之罪大矣遂對使者以斧截其根亦不可用其忠慤益著後果入相爲一時完人 南溪記聞

崔公震立丙子爲公州營將居數月南漢被圍方伯鄭公世規平師勤王慫公年老以黃珀代之公慨然曰吾老不任將能任行耳遂揮涕從行左右爲之感動至龍仁險川監司在後

公在前鐵騎勢如風雨軍中無人色公植立不動射不虛發
矢盡顧謂曰甫等不必從我々則不難此一寸而死有其識
之事定諸孤得公尸於其處矢集如蝟面如生 名臣錄

丁丑正月二十三日夜三更賊自西城李時白所守之處潛設
雲梯踰入之際去城纔一尺許守禦使軍官先覺之恐驚衆跳
守堞旣睡之卒曰宣傳官巡羅者至矣睡卒皆起然後潛言
賊踰之狀以此軍卒不爲驚散倉卒未及發矢先以大石擊
下次用碎磨鐵繼之以炬矢賊大挫自却夜黑初不知所殺
多寡翌朝視之則賊曳屍而下氷雪之上血流如渠一面山
河盡爲赤色可知其死者之多也守禦使李時白初以軍卒

皆無被甲者死生當與共之不被甲冑　上累遣內官勸被
甲冑終不承命手射尼箭發無不中及賊矢再中臂然後臂
瘡不敢着捕兒乃以長箭射之亦無虛發明日使人拾箭於
戰場三人滿負而歛時自所射之箭殆盡没羽矣賊曳屍之
際輒拔其箭故血點附箭束者甚多蓋時自所領者乃京畿
哨官不敎者也而居處甘苦一與共之故竟得其力 羅鳩浦 丙子錄
丁丑正月二十七日當事者持書往敵營書辭秘世莫得以聞
鄭公蘊憤曰主辱至此臣敢愛死晨起痛哭正其衾枕而臥
拔佩刀刺其腹侍者開衾視之則刃没腹矣驚呼而拔刀鮮
血迸出氣咯咯絶者良久朝紳相識者咸來救　上聞而斯

惆遺內醫救藥公既病不能從駕出乃使人執筆口號一剳
以陳處變之道義理為主不雜利害當時公不死而殊氣如
一髮而尚不忘愛君以德之心急急然猶恐吾君之舉不得
有辭於天下後世乃上瀝血之章可不謂忠乎二月公臥箯
輿而南不處其家曰吾不死於南漢以答國恩何面目自安
妻子之奉遂入德裕山之南麓某里谷結茅舍易秫思以度
朝夕　碑錄

丁丑春朝廷用主和者計執送斥和者三人洪公翼漢首與焉
丁丑二月二十五日始到瀋陽三月初五日汗盛其兵衛招
公以入公方食顏色自若進食如常顧謂從行蒼頭曰汗必

戮辱我〻志既定今日我死矣俄而列卒傳呼催八甚急遂
縶公兩手而迫促之公步履雍容無少動其心蒼頭恐其益
怒亦從傍促之公笑曰男兒到此當從容就死何必聞其命
有頃〻者予及至庭前屹然特立左右群胡皆起立汗即命
觧其縛謂曰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乎
汗曰汝何先背盟而抗疏作和使二國成釁乎公曰爾國與
我國共約為兄弟而反欲稱帝先背之失在於汝乎在於我
乎汗辭屈良久曰汝既首議作和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而
大軍之來不迎擊反為我所擒窮蹙若此乎公曰我之所爭
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須論也若使我國臣民一如我

志則爾國之亡無日矣即鮮衣挨地曰聞汝国刑殺必离局
云何不速离我仍索筆書示曰　大明朝鮮国縲臣洪萬漢
作和事意歷々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烏夫
四海之内皆可為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
禮義相尚諫臣惟以耳截為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
爾国将渝盟稱帝心以為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
帝則是二天子也门庭之内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
二天子哉况爾国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至於　朝鮮旧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亦深結之大
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

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
上有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今　王世子大君皆爲俘
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田一疏之狼陳以致家國之禍敗孫諸
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殺自赦雖萬被誅戮宗
所甘心血一釁毅魂去飛天飲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
所告惟願速死速死汗使鮮字漢人譯釋而聽之顧謂左右
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示公作和疏曰吾豈不可爲皇帝耶
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豈可爲皇帝也汗大怒令二胡扶公
兩腋而出二胡乃其國刑人者云作逐其蒼頭拘之別處使
不得審其所處後以鞍馬衣衾等物付譯人金汝亮并與蒼

頭而還之盖公抗賊之書即張翊所傳亦公之首頭終始不難收得公日記且目擊而悉傳其梗概故詳聞顛末而至於徼捷單又多脹公義為我人道其事大抵皆如此云 行狀

林將軍慶業字英伯居忠州達川少以弓馬為業大丈夫三字一不絶於口亦好讀書常慨然自歎曰吾稟天地氣不為物而為人不為婦人而為男子惜乎生此偏邦將局束以送一生也丁卯虜变朝廷與媾以却其兵將軍時不甚知名嘗曰朝廷與我精炮四萬則將往殲彼虜洗劍鴨水而飲耳 崇禎丁丑虜以我 王世子入瀋陽又執斥和人洪掌令翼漢以去將殺之沿路守宰恐惧莫敢與語將軍時為義州府尹

出迎執手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名將與太山北斗爭
高矣供奉甚豊又資送極厚談笑送别絶無嗟労語時虜酋
聞將軍名必欲用之凡擊撥島及西犯必使 朝廷為將而
送之將軍以詐誑虜〻一切墮將軍詐中而不覺也至益州
海中與 天兵相遇虜使其親信者數輩同載一舡以察事
情將軍亦隨機出奇方其戰時令炮兵密用土炮 天兵發
矢亦故使不及敵而軍一無所傷將軍竝使善水者二卒佯
墮水潛傳 本国忠悃於 天將之船因通虜人機密情形
一日喟然謂同志曰平生素心正在今日蓋以犯順為至痛
極冤欲拔入 天朝也或曰豈不好乎柰禍及 本朝何將

軍遂歎息而止始虜所恃以為西犯之計者將軍也及見將軍屢戰輒退遂為退軍計使將軍由水路歸國蓋不欲我師涉其境也將軍曰我之退歸一日為急豈不欲由水路速歸但舟楫皆傷敗且無粮食不由旱路無一得達虜將信之遂由虜地而歸既而虜追覓其見欺之狀又潜通　天將之事發露虜責我朝執送將軍〻〻聞即束裝杖劒就道嘆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今乃無端就死於虜庭乎遂於中路迯躲虜聞之益然詰責　本朝〻〻大索終不能得將軍往來江湖間或與商賈雜作或混迹僧徒或出沒城市而人莫能知也年月日得商賈船潜入　大明地為天將所任用此後事

詳載其日錄甲申北京破虜人入據而天下爲其區域將軍遂
被執抗節矢死虜終不能屈遂付 本朝使价出送身猶
漢衣服而頭不剃矣時賊臣金自點當國殺之將軍臨死大
言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矣既死國人無不義而哀之

李士龍星州人以良丁隷兵籍崇禎戊寅清虜西犯 皇明嚇
索我賦自訓局別送精銳士龍與焉初至州點然逢點及行
州牧親犒以送之酒食甚設士龍不食乃言曰聞以我等助
虜攻 皇帝國我何忍食此我心已有所定矣仍自庭下直
上州牧座或偃仰或箕踞州牧任之不呵既至錦州衛松山
鋪虜與 天將祖大壽對陣交戰虜受惜我兵之技精庇在

馬鞍下以防矢石有發炮而中者則輒有重賞士龍初放炮不虛發虜覺之捽出擬刃於項士龍不為動虜釋之而曰復敢如是耶汝若放而中者即有重賞士龍復如是虜甚怒而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亂斫以徇之俄而祖將諜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兵罷許同仇收屍以歸

辛巳正月初八日博氏以其帝命邀 世子于刑部宰臣講院以下諸臣及上副使書狀官皆偕往則金 申得淵曹漢英蔡以恒四人已自北館押致于衙門外質可王来到坐衙龍將比巳加鱗范文程等諸博氏及刑官會請于世子坐于西辟宰臣講官一人及使臣許入而使刑部官三人出大門

外光問金　日國王城下之日不爲隨來何也金　答曰臣
子之情豈不欲隨行其時重病不得陪往耳又問曰果病重
則何不來近地而轉往嶺外遠處乎答曰調理差歇之後始
得下去耳又問曰病差之後則當來王京而終不見王直爲
下鄉何也答曰七十致仕自是古事身既老病不堪從仕故
如是耳又問曰不受官爵還送官教何也答曰國王已知光
病不爲收用別無除職之事還送官教之說出於何處吾則
全未知耳又問曰舟師徵發之時横議陳疏何也答曰君臣
之間有同父子凡有所懷不得不言身雖老病豈無愛君之
心乎又問光病不能從仕則何暇上疏乎答曰從仕則筋力

不逮而心有所懷何可不言乎但雖有所言國王不爲採用
爾國之事以吾言不得成者有耶辭氣凜然少無屈挫聽者
縮頸鄭譯亦敬服傳語於刑部官時改爾國爲此處莫不激
然也次問申云云次問書云云次問蔡云云刑官等一一入
告于質可汗則並令押入内庭其推問之事所答之言與門
外問答之事無異旋即出置門外質可汗與諸人相謂曰金
也果是望哥云云仍嘆嘖不已清語望哥者猶云極難蓋
謂極難之故耳稱望哥也相與密議後復使刑部官三人立
於門左謂曰四人之罪一樣當死金 顏色不變擧止自若
清人亦嘖嘖稱歎稱以金判書不敢名焉刑部便押四人還

送北館待從處置云自此北館牢鎖呵禁益嚴矣
癸未四月初一日龍將與鳴林傳氏来到 世子前曰皇帝用
赦俺等承命以来今李莻比石招崔鳴吉 世子曰金判書
亦在館云則龍將等曰此亦當赦又使韓甫龍招金 而臣
来詣後龍將等招入庭中立傳帝命曰甫等俱有死罪雖其
老病且惜人命貸以不死矣今者方施大霈之典故特為放
宥宜置 世子館所近處云仍命解鎖 世子再三稱謝則
龍將令兩臣西向謝帝命金以腰病不爲行禮龍將等強
之則終不運動 以上春坊講院日記林啓曰龍將出去之時崔鳴吉別爲致謝帝且於龍將前金卧於其側龍將久久瞪視而去

公正

鄭貞節公甲孫性清直嚴峻子弟不敢干以私嘗爲咸吉道監司被召如京及還道見鮮牓子烏亦中焉公鬚髯怒罵試官曰老奴敢狐媚我乎吾兒烏業未精豈可僥倖欺君耶遂鉤去之竟出試官 筆苑雜記

許右相琛拜吏曹判書公廉方正須有藻鑑掄選注擬咸適其才人莫敢干以私亦無泛其屈滯者門庭蕭然無異乎昔前後掌銓衡者物論翕然皆以公爲首 行狀

權叅判景祐爲正言倡合諫請黜任士洪言甚抗直士洪乘夕抵公陽爲不知者曰誰敢爲此論者公直答曰惟我敢爾士

洪氣沮不敢出一言而退 稗官雜記

金冲菴以刑曹判書嘗訪承旨尹自任 或曰副提學金絿云 其妻父出揖曰拙婿未還請暫就席遂延而上座既定其人語及刑曹公事似有請托之色公遂正色移時不交一語尹之來其人慚謝而入平生以爲羞愧公固不敢干以私者彼亦朝官而不知公乃如是耶宜見狼狽也 寄齋雜記

恒齋柳雲與靜菴同時爲人曠蕩不撿爲時議所不容出爲忠清監司題丹陽郡樓一絶云拾盡幽頑石平鋪清淨流捕風因海若然後放吾舟靜菴既敗奸流傳誦其詩疑柳不容於清議而有此即薦擢爲憲長柳即日拜命往趨禁府自門隙招

靜菴字執手痛哭曰久謂事當有豈意至此極耶遂首論袞
貞之奸且面折之未幾被斥終身坎軻而卒 野史之流
成遯齋世昌庚辰以散班家居沈貞意其與清議異趣造公第
諂以擬諫長公恐其浼己乃曰庸駑豈敢其職但前日國家
罷白面書生宗涉暗昧而北門密啓尤不正之甚有言責者
雖在己往當直諫以糾其失也貞色變遽起及南袞死鄭文
翼公復相有調停己卯之議是時金安老倡輔東宮欲抑沈
貞宗濟其意公以副提學乃奮然曰安老之爲人余所深知
今若得志必將誤國卒同僚劾之 名臣錄
容齋李公與安老同在翰苑同入讀書堂披心相善者久矣當

南文景之章同僚請竄安老也公獨以爲無名而逐宰相不得無弊也至將泣相送及安老之還入也其子延城尉金禧連上其父之冤狀訟于三公時公爲相以安老初被無形之罪今又年久當自 上斟酌耳公之意盖欲使自便居任而已及放還當緣復職締結蹊進以行胸臆其有嫌怨者竄逐殆盡公始悟其狀見安老則作言其陰私嚴辭峻責不少忘諱安老有慚也將以陷士林於是朋比安老者謀欲搆陷毋遺所親信探公之意大司憲沈彦慶問于公曰外有浮言金謙欲論相公者此非金中之論故金謙欲自明云公笑曰若然則吾爲萬世之權臣矣金謙豈可以此自明乎嘗於族會中

有安老之黨謂公曰東宮孤單頤叔為羽翼不可動搖公曰
國儲已定在朝之臣誰不欲為東宮死者朝廷只有一安老
予及見其所著遺愚文歎曰小人情狀盡在是矣決意作逐
子等俱交謀者請引疾避位以全门戶公曰吾無先見之智
不能防於未萌而又避禍以負 聖明予一身死生不足恤
但恐奸人得志国事日非也遂與領議政鄭光弼俱陳安老
奸邪請竄之 行狀
仁廟昇遐李芑鄭順明等啓柳灌尹任柳仁叔等罪之定王后
右六卿以上八議灌公發曰方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
大公至正處之翌日轉為兵曹判書尹任等既被罪公猶詣闕

啓曰尹任固不足惜 王大妃於嗣王有母之道若曰此憂傷豈不為大累哉抑權仁叔老病儒生任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皆曰國人之也順朋大慫 名臣錄

李賢輔為慶尚道觀察使以監司職兼風憲而本道乃親舊所在一間私謁之門政法所由以 乃峻立其防子弟親戚無敢伺候於公館 松窩雜記

洪公曇拜兵判趙大憲士秀謂金謙曰洪是我之心友然洪之才優於吏書而不合於主兵盍論之遂啓遞之即往見洪曰玆事於君意如何洪曰我忝主兵洪非所堪隱憂多矣顧君秉國論故特而無憂人皆服趙之不私而多洪之自知 祖宗朝

公卿如是安得不治 荷潭野言

丁舍人熿字季晦 仁廟七月昇遐八月卜日山公抗疏以爲
送終大禮自天子至於士庶制一定何汲汲於祀禮之失予
繼有尹絜之疏有曰 殿下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尹任除
秋官長公與宋圭菴論之公適在告而停啓圭菴仕罷訪公
曰今日停啓終未免爲上計也公曰 主上一國臣民所共
仰戴何爲出此言也圭菴慚謝 仁廟執喪踰制日就難全
廷臣法請有議特推入外舅以冀動萬一者公獨奮然曰所
議苟且無謂問君父候一二大臣誰阻予其入而必借予彼
我當初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悔見幾之明論事

之正多類此 雪壑謏聞

李搆字成之中己卯春科即選拜檢閱禍作直宿政院下獄旋見放翌日以史官入侍進啓曰昨日之事以為 聖明何至此耶其為肉魚予在獄中相持痛哭此事出於意外雖欲書于史草不知其根因也 上曰事之根因史官欲聞之矣其日洪景舟等聚于神武門外予謂不可會于處故今自西門而入也史官權輗啓曰如此之事大臣當會于都堂白日之中為之可也夜則陰也晝則陽也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中夜舉事甚未便神武門亦非舉事之地也上不答 黃兔記事

洪景憲公還拜大司憲時議立垂簾之儀 明廟坐于簾內公

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覩今者慈殿在簾內 殿下
縱不得坐北宜出坐簾外以臨群臣即允之 名臣錄
李後白為銓長務崇公論不受請托政事可觀雖親舊若頻往
候之則深以為不韙一日有族人往見語次示求官之意後
白變色示以一小冊子多記人姓名將以除官者也其族人
姓名亦在錄中後白曰吾錄子名將以擬望今子有求官之
語若求者得之則非公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
人大慙而退後白每除一官必遍問其人可仕與否若誤除
不合之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時論以後白之公心
近世無比 栗谷外集 浯溪記聞曰李青蓮後白為家宰門不受私謁雖名稱堪為百執事者人或私托則必絕

之惜人才者多病之誠是也其視唯貨其吉而門如市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白休菴仁傑乙巳拜獻納時鄭順朋李芑等啓竄尹任罷而抑而不列罪名公謂同列曰以啓旨罪人不正甚矣聞者縮頸無敢應公獨啓曰今內降啓目于元衡罷尹任等三人外戚奉啓目行事何以示後元衡承順內旨使國家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大司憲閔齊仁聞內旨之下伺候二三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諸全諫逡巡觀望皆失言責請俱治罪文定震怒下公于獄順朋之子礦諫其父救之文定霽威遂赦放

州名臣錄

黃秋浦以都憲入侍筵中有崔永慶事而探試上意者 上曰

其時委官不得其人使予千載不免殺士之名公即對曰庚寅春臣適叅正言而叅鞫鄭澈雖或有章奏之失而必稟上旨無一事自擅永慶之獄雖在臣出外之後而間有救解之事云 天顔變色仍命罷對蓋景虎疏未入之前已有叅微也 年譜補遺

己丑年黃思叔爲銓課劾公舅時論非之出黃補外其後又將加罪竄謫公乃爲黃直之伸救力主處心之公也辛卯年洪汝諄爲都憲追捲梁千頃獄事將以拯罪論松江梧陰公爲諫長力止其事只爲竄黜而止焉所守之確也 漢陰遺事

張谿谷維爲銓長時有一戚畹將與勲相結婚勲相欲其引入

銓曹屢以爲言而其人雖有詞華不厭人望公以公議至嚴
己不敢專終不許人以是益賢之秉心如此故其在銓部也
凡所注擬進退一循公論人亦不敢干以私 諡狀
洪公龜祥與其弟致祥同受業於栗谷先生嘗曰吾兄弟自大
侍先生受學至長未嘗見其與人有私語密言先生嘗謂李
者曰士君子持心處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以見之真可
謂言行表裡如一也 東儒錄
任埰菴癸亥還朝即入侍從士大夫處己待之挾理沈先世自
于上曰任某與嚴惺金地粹皆恭下官坐直道廢錮十年
宜陞六品以優之上許爲翌日公入侍言臣曩日被黜初

不坐直言不合以此蒙賞金地粹丁巳獻議未為殊異亦豈
可濫賞乎又上疏固辭 上允之以沈光世論事失宗命考
察是時設 即作大科初試考官多以不謹被責公為持平
欲因此痛革廢朝鬻科之弊倡議力論請盡罷其榜連數十
啓不已 上竟從之時生進會試已掛榜壯元趙壽恒李行
進等皆公學徒而公無所顧惜 言行錄
科擧錄名時四館私於所識士子不以揆牒先後黜次或不收
牒耳錄其名公在末席請一切已之諸僚咸諾諾既而違約
循旧習公即取錄冊軸之曰今且仍舊無妨公終不出冊長
官大怒以末官抗右位不恭使受面責公恭謹依行終不出

冊諸僚不得已從之 上同

槩全漫錄云全官朴炡欲論趙希逸而托以動搖大臣爲目盖趙嘗以先君不肯擕當國事爲言責難意也先君聞炡之論大驚邀炡極言趙之不可論朴不從直發 闕下論趙而首擧動搖大臣之罪且數其昔年居鄉之失先君三上劄明趙之無所失以進退爭之趙秪遞職尋見敘 槩全東陽尉其先君即象村